四書輯釋

孟子

八

ロ上12
1.000
8

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愼作說文亦祖其名云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暢為上而已與論死大義也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先師曰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報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閔即湣字其下即書孟軻去齊報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一事史記以爲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閔王元年丁未蓋以

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爲是孟子謂爲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云

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横同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謚文公唐鄧州人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先師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爲非孔

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曾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戰國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耳○語錄程子說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爲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也惡乎○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亦自好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上李得文字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李

得。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李也傳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去聲此也先師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着向無孟氏二句斡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輔氏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闌語言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弱懦怯弱之弊皆發大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林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刻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爲聖也其理一也○先師曰英氣甚害事蓋責賢者備之辭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倪士毅 輯釋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爲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而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竟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眞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

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語録仁言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只是說義到親切處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或問人所以爲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上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躰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躰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躰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躰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眞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爲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躰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通曰心之德是躰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躰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躰用而言論語所謂爲仁是以仁之用言詳言之後多放與倣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去聲饜於盐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通釋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

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
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
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六頃五十
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十
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
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
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封萬井提封者也除山川
沈斥城池邑居園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曷鹵也沈
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
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
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
馬車徒干戈素具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朝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先師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爲尤切兼言仁義該躰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通曰人性有五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士毅按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評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偏詖反側惟已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蔡氏曰孝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通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声）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声）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　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躬順有常而自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躬順有常而自無不利○通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先師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憾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牣音刃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朱子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麀牝（姌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

能保其樂也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先師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民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為同樂獨樂事實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粟民自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声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礼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

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通證 周礼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林也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令爲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礼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此皆爲治去声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通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

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番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有厲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八家共田百畝八家分之得二十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通鑑】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舞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夭鳥老反胎懷孕者夭始生者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曰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牢序而後教也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声下同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壯去少声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法制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極財成輔相去声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並去声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是王道之成也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

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声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温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周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通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民可以無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數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人食人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声惡在之惡平声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声

俑從去声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去声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作俑者殺人殉葬之者以此通鑑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声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疊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先師曰爲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冒而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遏人欲也其行王道以爲民父母爲心擴天理也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声喪去声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通鑑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去声梁通鑑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通鑑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通鑑史記楚由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比猶爲去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新編從同屢割城百以而惠王王量十而且業新可見吉外色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所以爲之大目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語錄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字知之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

孟子之本意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爲耳忿懥者之所爲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樸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熊氏曰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蛮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先師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声卒七没反惡平声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声下同生惡去声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亡國隋秦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嗜殺人欲之戚虐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遺人欲存天理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彊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是爲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闢五伯者惟仲舒爲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去声謂王天下之道范氏曰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

栢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先師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音解觳音解觫音速與平声

胡齕下没反集註音核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許刃反舍上声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如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眞氏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通曰孟子一書言心字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通曰愚按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士發不能有所禁止而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毅謂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

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声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声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声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声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語録問仁術曰當齊王見牛時惻隱之心已發於中又釁鍾住不得只得以不見者易之這是用術處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不忍之心則此心乃得流行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有巧底道理始得若當此事無箇措置便抑遏了不忍之心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或問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礼不身翦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通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廣充未發在於預養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前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張氏曰又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先師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通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功謂仁民者固可得也。先師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拿而措之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声爲長之爲去声長上声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声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声下同也詩大雅思齊並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矣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通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爲貴故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爲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章句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差了時萬事心差了只是一事度物差了只是一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通曰上一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廣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声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声便今皆平声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声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反之一也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甸反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声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已任爲吾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出俗言則以爲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忮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期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去聲也）

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時念反）

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甸反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去声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通曰此章甚詳集註幽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七于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張氏曰孟子如對鳩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條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憑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体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声下同好去声篇内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声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声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声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礼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声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告者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声也【補發】前漢礼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咸池備矣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先師曰不卹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漸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惰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補發】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祀与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云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无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通證記曲礼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
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發也先師曰前篇罔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
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
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
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国之小

實只八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
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惟智者爲能安己之小而事鄰國之大語錄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
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湯事見形甸反下同後篇文王事見詩
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
國語史記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孰小○智者有
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通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
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國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国雖見侵
陵而事之之礼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通證詩綿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棫于偪反棫音域拔蒲貝
反矣行道兊矣兊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駾突也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
隕墜己之声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
於其後生齒漸繁帰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盖已爲文王之
時矣○國語呉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同云越王勾踐芊姓興兵伐呉呉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音扶
椒今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今在山陰南七里呉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也滕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使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欲殺妻子焚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大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微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而歸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洛音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敷救反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語錄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或問采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勤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計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樵嚮與吳之方強大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勾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也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通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礼尤不能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礼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語錄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先師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声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通鑑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云云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共地名今涇州共北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他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之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也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赫怒拳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横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今且依此解

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

天下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通曰夫子嘗以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仁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不明

○齊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離別也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通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之誤明矣蓋謂之對字言也之對其辭今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對字言也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而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宰景公事蓋道其國之故典以告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声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豫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侯令祝鮀從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於社釁鼓釁鼓之釁鼓祝奉以隨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釁謂之釁鼓祝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爲旅臣無事焉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乾飯也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形甸反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附庸之國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之行之行去声

言先王之法令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声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通釋 礼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声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爲失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声居官羽之中屬木以其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万物皆成形体事亦有体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爲水聚清物之象故爲物絃用四十八絲

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好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通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先師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憂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遊豫爲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

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爲善至公至平之心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太山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爲說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

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
之稅也澤謂潴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
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知也）先王養民之政導
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
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
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也○
毓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閑是道路澤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
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音糧）糧也無底曰橐
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音成）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
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
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
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
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眞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八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愛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心擴天理而格其非心遏人欲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語錄問孟子荅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更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曰此更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輔氏曰法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沙若疎且易矣然必使之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若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李阿曲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
上饒氏曰周礼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
声也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沿去声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
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
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饒
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
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
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
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旷
許規反
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
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
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声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声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

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疎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疎者則又非礼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声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幸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声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爲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一節結此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張氏曰既言以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孝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礼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紛紛單說紂○語録傷敗兄臂踰東家墻便是絶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礼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之罪重便是殺人底人一般賊義之罪輕似手足上傷損一般○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絶滅天理則是殄閼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率王勉之語所以著万世爲臣者之大戒先師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絶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王勉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通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声夫音扶舍上声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声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声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声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声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通鑑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趍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忘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官工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甸反序說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平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語錄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先師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七十里爲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爲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甸反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略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兵矣○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略有司而○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專勉君正本之論也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去声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声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体之先師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忘言焉得反之之意凛然可畏真深切之論也平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其長○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声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形甸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記曲礼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卒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弃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去声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通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先師曰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五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與逼同筆力反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形甸反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声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與僥倖通於其所難必通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夫理之所當爲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張氏曰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已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爲其可繼者

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負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声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声所謂國滅君死也正謂此也通鑑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幸滅國爲重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通鑑記礼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審己量力擇而處上声之可也語録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輔氏曰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孟子之意固欲其謹守常法耳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

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上声此則必爲儀秦張儀蘇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語録孟子對文公三段皆是無可柰何只得勉之爲善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也曰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國日行得正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覬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声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礼羊豕膚二鼎是士之礼特豕魚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声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

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集義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天者有命脩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饒氏曰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我是以一說是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是以天與於斯文一說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是那箇是聖人之說是天命係乎我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一等話又低得一等與常人說話

孟子卷之二